

法国谭卫道的第三次中国之行

【澳】David Jupp (贾大韦) 著

【中】徐昕译, 冯岁平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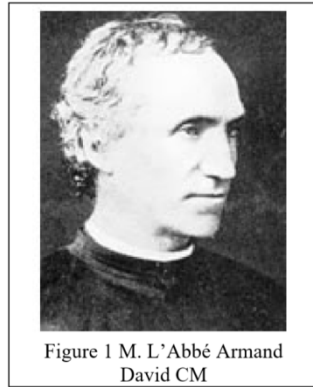
[摘要] 按照 1875 年谭卫道《中国帝国的三次游历探险》(2 卷, 巴黎, 阿歇特书店) 的记载, 本文首先叙述与分析了谭卫道于同治十二年(1873) 2 月取道褒斜道南下, 经过鸚鵡嘴、桃川、嘴头、王家堦、江口、南河、二十里铺、褒城至汉中的野外考察的经历, 逐日记述了他沿途观察的地质、动植物和地理现象, 指出其与同治十一年(1872) 李希霍芬考察连云栈道所具有同样重要的科学意义。

[关键词] 谭卫道; 褒斜道; 徒步考察; 汉中

一、谭卫道的第三次中国之行

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 是法国一位生物学家, 也是天主教遣使会的传教士, 曾先后三次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考察。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传教, 由于他在科学和野外考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追求的主要目标随之变成了研究、收集野生动植物及其标本。他被人们称为神职人员, 或更简单地叫神父大卫(大卫兄弟)。除了自然科学领域外, 谭卫道还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 他对所到之处的岩石和化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前两次中国之行中(1866、1868-1870), 谭卫道是第一位发现、研究众多物种的欧洲人, 其中包括大熊猫(当时四川称之白熊, *Ailuropoda melanoleuca*), 直到现在, 这些生物的西方名称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其中一种鹿(麋鹿, *Elaphurus davidianus*), 以前不为欧洲人所知, 当时除了北京北边的皇家狩猎场里还保留着一些而外, 其余几乎在中国濒于灭绝了。谭卫道和法国大使馆有组织地将一些鹿带到欧洲, 目前在中国所见的鹿都是这些——“难民鹿”的后代。



谭卫德神父像

谭卫道在 1872-1873 年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是他与蜀道息息相关的一次野外考察活动。期间包括了从北边渭河平原和南面汉中盆地的驻地出发，前往并考察秦岭地区的植物和野生动物。他最初从距离西安不远的崆峪口进入秦岭，还连续考察了西边的山峪，这样的考察持续了四个月时间。但随着回民起义的蔓延和西部其他各种叛乱的增加，他决定先到汉中盆地，然后再乘船返回汉口。谭卫道知道李希霍芬男爵最近(1872 年)经由一条主干道——连云栈道穿越了秦岭，所以他决定取经另一条常被称为褒斜道——(或褒余)的古老道路。褒斜道从秦岭北侧的眉县跨越秦岭的分水岭，进入褒河流域，然后沿褒河而下，再与主干道——连云栈道连接，最终抵达汉中盆地。在考察汉中盆地附近区域后，他坐船前往湖北汉口。不幸的是，他的船在今安康附近出了事，丢失了大量标本。但幸运的是，谭卫道本人并没有受伤，得以继续前往湖北。在抵达汉口之后，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他的健康状况极剧恶化。在短暂考察江西抚州和福建武夷山之后，他最终只得返回欧洲，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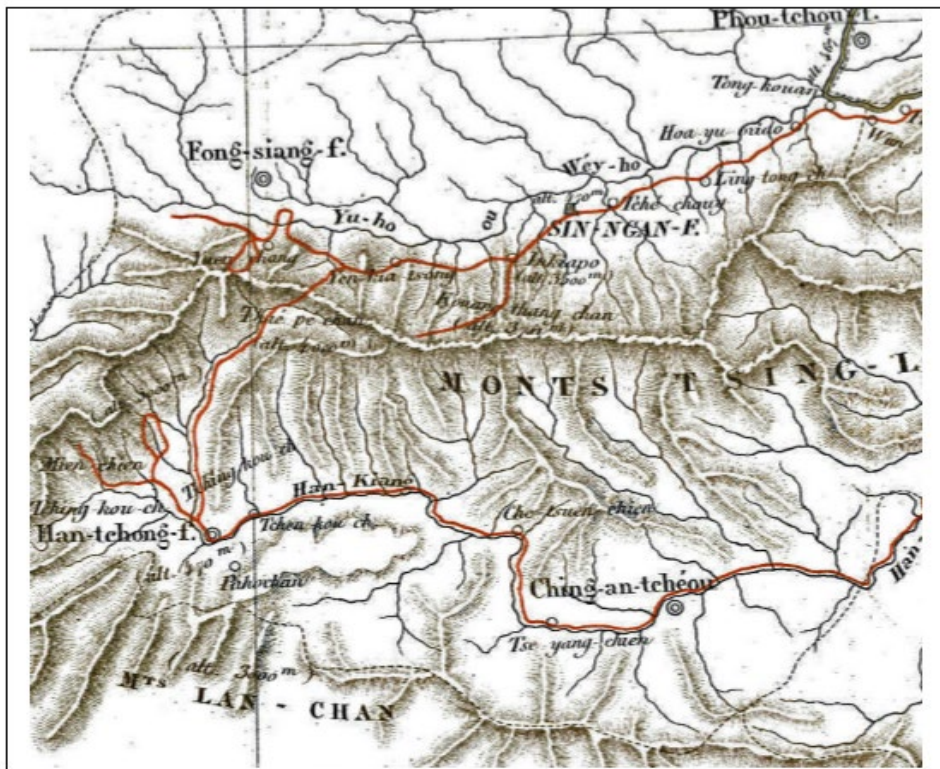
谭卫道留下了大量记录详尽的旅行日记，还有他的观察记录和标本的清单。对讲英语的人来说，谭卫道的主要信息皆源于海伦·M·福克斯(Helen M. Fox, 1949 年)对其前两次中国之行的翻译。海伦·福克斯说她的翻译有所删减，省略了许多与她自己目标无关的资料。海伦对野生动物和生物史的收集并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谭卫道对中国日常生活的描述，以及其作品表现的谭卫道令人愉悦的性格特征。海伦·福克斯在读了谭卫道三次中国之行记述后，认为第三次不如前两次那么有趣，因此没有翻译这一部分。所以，这里以法语出版物——谭卫道《中国帝国的三次游历探险》(2 卷，巴黎，阿歇特书店，1875 年)为基础而展开讨论。

当参照谭卫道的日记和其他的地图和地理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个人音译的中文名字。在他考察之时，还没有用拉丁字母表示中国人姓名名字的真正标准方法。描述亚历山大·洪堡的论文里对当时人们在写中文名字并进行口译的各种尝试时所遇到的困难做了

一个补充说明，还提出了一些最佳的方法去尝试和符合现代拼音。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按照以往的经验写名字，这些名字可在书中和地图上以谭卫道和他拼音的形式识别现代或已知的以前的地方，并且试图去收集最常见的译法，但一些名字仍然无法被识别。问题的关键在于，谭卫道的音译是语音而非语法的，并且受到他的母语、对中文感知的影响。海伦·M·福克斯（1949 年）指出，他的语音姓名带有一定的法国口音。在读第三次旅行日记时，记住这点也很有帮助。

同样的是，在第三次旅行中，谭卫道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居住在偏僻村庄的中国基督徒中间。早在 1625 年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天主教信徒就来到了陕西和汉中。1635 年，法国耶稣会神父艾蒂安·费伯（SJ, 1568-1659，意大利名斯特凡诺莱，中文名方德望）从西安南下翻越秦岭抵达汉中，在汉中度过了他的一生。他建造了教堂，还因使 3 个坟墓成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礼拜的场所，这样的奇迹让他闻名于世。谭卫道于 1873 年拜谒了他的坟墓。谭卫道到访陕西和汉中时，似乎仍有不少基督教信徒，这可追溯到近 200 年前的方德望神父。谭卫道很高兴与这些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他们也给予他很大的支持和保护，常常提供猎人去帮助他收集标本。然而，在过去的 200 年里，作为基督徒有时候并不容易，所以这些地方大多位于远离行政中心的小村庄。也正是因此，即使谭卫道的音译有一个合理的拼音解释或者他给了一个如同“王家村”这样的提示，在今天这些地方的名字也极难找到确切的定位。

本文是谭卫道在南、北秦岭和汉中盆地旅行路线及其活动的总结。这是以阅读他的日记以及本文作者试图确定他访问的地方为基础的。对于从关中平原跨越秦岭经由一条古道抵达汉中的旅行，谭卫道主要使用汉字“里”来记录路程，并且随身带着一个无液气压计和一个记录海拔高度的温度计。这些记录对他确定路线非常有用。然而他记录的距离和高度有时候会比较零散，也不容易使用。我们对他特定的生物和地质发现，他对当时政治事件的看法以及他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都有极大的兴趣。但我们对他在当时所走路线的地理状况、所到访地方的地理位置和他同当地人的交流更感兴趣。谭卫道《第三次旅行日记》中也有一张旅行的地图，一幅地图附在本文，它为本文提供了一些地理信息，不过这幅地图作为中国地图或谭卫道的旅行地图并不十分准确，但作为地理环境的通用基本地图，还是有用的。



谭卫德第三次中国之行路线图

二、穿越褒斜道，前往汉中

1873年2月15-16日（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在杨家村休息

在尝试考察甘肃一些没有去的地区受阻之后，谭卫道最终决定接受一个名叫吉阿斯的大主教的建议，南下前往汉中。他写道：“因为我在秦岭这边找不到什么重要的事做，又不可能去甘肃，除了向南走，我别无选择。因此，我正忙于在即将到来的春雨使道路变得更为泥泞之前，尽快寻找到完成这次旅行的方法。”

他谈到即将到汉中去旅程。他说人们去汉中的主要途径是从西安经过宝鸡，而从西安到汉中走这条路线需要12天，这条道路被维护得很好，常常被许多旅行者采用，有基本条件来获取骡子去驮运货物，也有地方给骡子喂水和过夜，等等。对12天行程的估计与17世纪以来走这条主要道路的大多数人的经验应该是一致的。

但他说在前一年，李希霍芬男爵通过宝鸡的主干道南下穿过了秦岭，如果他走以前西方人没有走过的另一条路线会更好些。这条路线是通过附近的牟家坪山谷，那里为他所熟知，因为他从那里已经收集了许多动物、鸟类的标本。我们已经确定，牟家坪村在今天的石头河流域或斜峪，它的位置在今天山谷入口处的石头河水库大坝上方约20里。谭卫道提出并采用的是一条名叫褒斜道的古老的道路。它是汉朝的一条主要道路，但后来年久失修，成为了

一条次要道路。谭卫道认为经由这条从牟家坪到汉中府的路线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渴望有机会离开主干道路去旅行，但又有点担心他的大量收藏品在安排运输上会有困难。他这样写道：“但是，我到哪里去寻找运送我们各种物品所必需的骡子或人呢？这些物品的总重量现在已超过三百公斤。对于我和我的仆人来说，我们走起来很方便；同时深入大山将更容易为我提供观察甚至发现的机会。因此，我的行动只依赖于我自己的意志是有益的。”

走在小路上，用马或骡子驮运的机会肯定比走大路少，马或骡子的主人应该意识到走一条相对于主干道的小路的困难。当他的黄姓代理人试图为这次旅行安排合适的马匹时，他发现了价钱都过于昂贵。因此，他与杨家村的村民达成协议，从杨家村雇用 10 个身强力壮的人为他搬运行李到一个离汉中较近的名叫王家湾的基督教村(距离汉中大约 30 里)更便宜。

1873 年 2 月 17 日，准备离开杨家村。

谭卫道和村民们准备好了启程。他说：“我们将于明天早上出发，用今天所有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准备工作，并把我们的床、衣服、餐具、标本和食物装进 10 个大袋子里。”除去床、衣服、餐具和食物以外，标本自身为每个人的负重增加了约 30 公斤，本文作者希望这 10 个壮汉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

谭卫道在他的日记第 15 章中描述了这段旅程，标题为“1873 年 2 月 18 日至 26 日”。这是一段别人也许会有兴趣重走的旅程，谭卫道以“里”为单位记录了每日旅行的路程，并用他的气压计记录了沿途的海拔高度。不幸的是，谭卫道在地理方面似乎有些不在意，他似乎也没有使用棱镜罗盘，因此很少提供准确的旅途前进方向。他有时只记录气压，抑或只记录他估计的海拔高度。如果谭卫道能够列出气压和空气温度(在一些早期的校准中都有标注)以及他估计的每一点的高度就更好了，因为他标高了海拔的高度。我们稍后将使用他所提供的数据，并且尝试使用当前的数据来纠正这些标注。他以“里”为单位对距离的估算似乎也有些短，在一天他所途经的地方中，他的记录只包含了一段路程的出发地和目的地，而没有提及一些村庄、城镇或者纪念碑等。本文作者认为他可能把导航的任务交给了他的仆人，而把大部分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动物、鸟类、地质和植被的考察上。

第一段路程:1873 年 2 月 18 日，他们从杨家村出发前往 80 里以外的海拔 1300 多米的林桃庙

当启程穿越平原时，谭卫道看到了一只大红狼。他这样写道：“我们沿着这片起伏的平原仅仅走了几英里，当狂乱的狗叫声和惊恐的叫声引起了我们对一只大红狼的注意。晨曦的曙光使它离开的山峦，越过旷野向我们的方向飞奔而来；有些狗从远处追赶它，但当它把头转过来时，这些狗就停下来了。不幸的是，我们的步枪只装了铅弹，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教

训这个吃小孩子的不速之客不要接近人们：我的枪性调整得很好，虽然这个宽额头的野兽从我身边逃开了一百步，但它惊讶地感到3号子弹穿透了它的毛皮。”

谭卫道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大的此类野兽之一，他接着描述了中国部分地区的狼对当地造成了多么大包括对成年人的伤亡。

然后他们进入石头河流域，并一步步向南攀越。下午一点他们到达一个名叫鸚鵡镇的村庄去吃午饭。鸚鵡镇是一个现代地名，但是如同谭卫道使用的中文名字的例子表明，他的音译是鸚鵡峪、鸚鵡嘴或者甚至是鸚鵡庄。他说鸚鵡峪（嘴）在牟家坪下面的山谷底部的一条路上。他们已经从杨家村走了50里，现在海拔高度840米。他们与来自牟家坪的猎人朋友共进午餐，猎人们的生活并不容易。谭卫道这样记述：“在吃晚饭时，附近的基督徒们给我端来了茶和米酒。他们告诉我，最近在他们地区出现了四只黑豹。当地的中国人杀死了一只并且打伤了另一只。但是其中的三个猎人被野兽可怕的爪子伤得不轻。”

午饭后，他们一路继续向南前行。一段时间后，他们经过了一个在树丛中被称为光山庙的寺庙，当地海拔高度为1308米。谭卫道注意到，从进山到这个地方，他们一直在朝正南方向前进，但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开始向西南方向行进。谭卫道这样描写这个地方：“在光山庙的南边，我看到了一些美丽的尖峰杨树，还有我们所见过的最优雅的垂柳，枝干细长，像一根根细绳。”

他们在林桃庙度过了第一个夜晚，其坐落的位置邻近今天的桃川，这意味着Tao即汉字“桃”，但是Lin的具体汉字还不确定。当地海拔1300多米，他们到此为止已经走了80多里路（30里至鸚鵡镇，他们在那里吃了一个漫长的午餐）。谭卫道记录了他们一行人的普遍情绪：“我们走了80里路，直到晚上才找到了一个住处。当我们翻过秦岭之后，我们的第一天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虽然有一个搬运工一时灰心丧气，威胁说要离开我们，另一个搬运工跌倒翻滚在地，还好他身上货物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第二段路程：1873年2月19日，他们从林桃庙前行了60里到达咀头，那里的气压计显示为609毫米

他们沿着那条满是石头的小溪（石头河）一直走到中午。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爬上了一座小山，山顶的树丛中有一座寺庙。谭卫道记录了气压计读数为605毫米，据此他推断当地海拔高度约为1900米。

他们攀登的高度大约是600米，这明显表明这次攀越的位置是今天一个名叫五里坡的地方。谭卫道暗想到，像这种在中国陡峭的山顶上发现的寺庙对旅行者来说扮演了很重要角色：“若是没有这些寺庙，旅行者就找不到地方躲避突如其来的坏天气，这种坏天气在高海拔地

区比在其他地方更常见。这些小寺庙虽然比平原上的寺庙要寒酸许多，但也住着一些和尚，他们依靠耕种土地为生，或者到邻近的村子里募化为生。个人的募捐总是用在建造神圣的建筑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中国人来说，宗教感就像地球上的其他民族一样。”

虽然谭卫道对寺庙比对地形更感兴趣，但五里坡是他们旅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形点。这里的秦岭脊梁是主要的分水岭，所以分水岭以北的溪流一般向北流入渭河，然后从那里流入黄河，分水岭的南边是长江流域，水一般都向南流入汉江。也就是说，秦岭分水岭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分界。在宝鸡附近(靠近大散关和嘉陵江源区)有一个三重分水岭，一边有水流入汉江，另一边有水流入嘉陵江。汉江和嘉陵江是长江的支流，汉江在汉口(今武汉)汇入长江，嘉陵江在重庆汇入长江。

在五里坡的顶端，谭卫道和他的同伴们正在穿越秦岭分水岭，但是这一次没有遇到他在崂河上游所经历的狂风暴雪。他们到达一条被称为褒水或乌龙江的河流源头，沿着顺流而下的它几乎一路到了汉中。他写道：“过了这座山，水向南流去，我们继续向西前进，向下到了一个高高的、倾斜不大的、精心耕种的山谷。”

谭卫道的日记详细地描述了沿途的地质情况和主要的植被物种。一旦在现代地图上确定了谭卫道的路线，然后把这些观测结果也放到地图上，这些信息现代科学家会很感兴趣。当他们继续前进时，谭卫道说：被雪覆盖的太白山在他们的左边，但它的相对高度随着他们前进而下降。后来他观察到：“傍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座大山的圆顶，它俯视着其他成千上万的山峰，在我看来，它就像太白山一样高；毫无疑问，它属于甘肃。”

最后，从林桃庙经过一段 60 里的路程，谭卫道和跟随他的搬运工在咀头街的大村度过了夜晚，那里的气压计读数显示为 609 毫米。在这个地方，他指出另外一条路汇入他们去 120 里以外关中平原的虢镇的路线。这在当时是一条完善的道路，今天仍然是一条被广泛使用的道路。

根据以前的地名作为引导，这个村庄的名字可以译为“嘴头”，但毫无疑问它是“咀头”。咀头街在当时是一个村庄，在今天太白县城，今天仍然设置咀头镇，太白县管辖的一部分。太白县是最近才建立的行政区域。

第三段路程：1873 年 2 月 20 日，他们从咀头镇走了 70 里，到达古迹街，那里的气压计读数为 624 毫米

他们天一亮就出发了，在非常寒冷的天气里，他们沿着一个山谷行进，他们所走的小溪有些地方都结了冰。最初的方向是向西，目的地是一个名叫古迹街的小村庄，据谭卫道所说，古迹街被隐藏在深山之中，他们要在那里过夜。

后来山谷变窄，他们前行的方向转到西南向。随着斜坡变陡，河水变得清澈，水流也越来越湍急，路况变得十分糟糕，谭卫道记录到：“我们发现离我们的最终目标（汉中）还有400里路要走！我们走得太缓慢了，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步行。这里的道路常常很糟糕，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给我说骑骡子可以通过！”

在古迹街，他们吃了一顿山泉煮土豆的晚饭，谭卫道感觉味道好极了。其行程为70里，气压计读数为624毫米。然而，他没有提到任何的历史遗迹。

第四段路程：1873年2月21日，从古迹街到王家塆前行了60里，那里海拔高度为1400米

他们继续沿着湍急的河流顺流而下。谭卫道记述，河的两岸被限制在非常陡峭的、树木覆盖的斜坡之间。谭卫道观察到河谷的变化：“我分辨出了白皮的白桦树，它们似乎不同于崂岭的白桦。”

他还观察了地质变化，一些有趣的蝴蝶和小鸟，要不然日子一定会变得令人乏味。60里以后，他们到了马家岭。从旅程看，这可能是现在被称为王家塆的地方。王家塆有一些古老道路的历史遗迹。谭卫道注意到这里的海拔是1400米，但没有发现任何历史遗迹。这个地方的准确性是这一路上最不确定的。

第五段路程：1873年2月22日。他们从王家塆到江口下游12里，行程仅60多里，气压计读数为669毫米

起初，他们继续向下游行进，尽管山上的情况与前几天非常相似，但有时山谷变得非常狭窄，河谷如此狭窄以至于让人无法通过，他们只能翻越悬崖顶。这种道路有高有低，是典型的古代栈道。

然后植被开始变化，周围也变得更温暖。谭卫道写道：“从现在开始，小溪变成了一条小河，山谷里更热了。表明这点的证据是，我们发现室内棕榈树，还有其他的南方树木。黄麻属在小路边很常见，连翘属的连翘也在这里开放，它的花是黄色的，没有气味，很像茉莉花。刺叶栎在陡峭的山坡上很常见，在这些地方，它在冬天仍然保持着绿叶；这种树在这里长的很繁密，但在山脉的北部由于天气寒冷，就没有很多这种树。”这是一个环境的重大的变化。

又走了60多里之后，他们到江口镇下面12里的地方停下来过夜。谭卫道的气压计读数为669毫米。在江口，那条他们一直沿着走的小河（褒河）汇入另一条河流。谭卫道写道：“在江口，我们的河流遇到了东面来的另一股同样水流的河流，它来自太白南部的山坡：在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太白河。”

江口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城镇，几乎所有从山区到主干道、大型城镇的路线都要经过这里。它在清代有驻军，也有土城墙，但谭卫道没有提到。

第六段路程：1873年2月23日，他们走了78里路，来到了一个叫南河的小村庄里。那里的气压计显示678毫米，或略低于1000米的海拔高度

当他们出发时，谭卫道注意到和以前一样的旅程，但是他们发现在路上有了更多的人。他还记录下了他的搬运工一个有趣的发现：“对于我的称职的行李搬运者来说，有了更多的干扰。这些人多么开心啊！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们这么高兴！今天早上，这些淳朴的人看到一群牛，他们被逗笑了，牛的主人把草鞋套在它们的脚上，防止在石头上弄掉它们的脚蹄子。对于安宁的平原居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矛盾现象。但我看到，在中国许多其他的丘陵地区，人们不仅保护大型反刍动物的脚，也保护山羊，尤其是散养的猪。”

谭卫道还发现这个地区有一些重大的地质变化：“以前穿过的陡峭的山脉有时候我们能够见到块状花岗岩，有时是片岩或片麻岩，有时则是层状石灰岩，厚度也不小。今天，这些山看起来和以前一样，虽然小了一些，但树木依然茂盛。岩石首先是片麻岩，然后便是在两层片麻岩之间夹了一层巨大的颗粒状大理石。更远的地方是石灰岩页和滑石片岩。在这些片岩中存在大量铁元素，在到达南河之前的几公里处，黄铁矿自然分解，硫酸从岩石中渗出，形成一种泛黄的粘液，从远处便能闻到气味。”

谭卫道既没有提到沿途的定居点，也没有提到地形的变化，也没有提到在不同的时间路边是否有小溪或河流。目的地的村庄被称为南河街或南河村，位于同名的小河流汇入主要支流并且靠近通往汉中的主干道上。谭卫道很可能就顺着这条从汉朝开始就已形成的古道前进，问题在于这个时候这条路的状况可能很差。

总的来说，从牟家坪到南河的旅程是非常艰难的，而谭卫道和他的搬运工们很幸运地徒步完成这段旅程。很难想象谭卫道怎么会如此不了解情况，以至于他惊讶于这条路有多么的糟糕。正如他最初认为的，这条路并不适合骡子或马。李希霍芬男爵似乎知道这条道路的艰难，在描述了宝鸡和褒城之间的主要道路后，他在英文信件中写道：“在这条公路的东西两边，还有其他的小路穿过秦岭。其中有一条使西安府与汉中府之间的行程时长缩短了四天，但必须用搬运工搬运货物，据说在冬天无法通行。”

谭卫道在冬雪之后、夏雨之前考察了这条小路，让搬运工徒步运送货物。他非常幸运地选择了合适的时候，也用搬运工搬运行李，并顺利地到达了主干道。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被耽搁。

第七段路程：1873年2月24日，他们走了80里路到达二十里铺，那里谭卫道的气压

计显示 696 毫米

从南河到主干道是一个非常短的旅程，然后谭卫道一行人开始走上主干道，主干道被维护得很好，并且非常繁忙。谭卫道这样写道：“我们继续往下走，但现在的道路更好更宽了，因为我们一大早就进入了从宝鸡来的那条大路。从这两条路的交会处到汉中府，还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

更好的道路意味着这个路段的上行进距离可以达到更远的 80 里。谭卫道提供了一些关于地质和鸟类的描述，但没有其他太多的地理信息。本文作者引用谭卫道对当地地质总结，为本文后面的章节做准备：“山脉变得圆润，没有那么棱角分明：它们大部分仍然是花岗岩，但也常常有变质的白色石灰岩。我看到大量的岩石被包裹在石英和花岗岩中间。它是一种含有大量菱形晶体的石灰岩，其中含有白云母。在旅途中，有时候巨大的纯石英块也会堵塞河道，但现在河流很宽。”

他们在二十里铺度过了一晚，这是一个在北栈上较为完备的休息地方。

第八段路程：1873 年 2 月 25 日，他们前行 75 里到达在山脉南麓有城墙的的褒城县，那里的气压计显示海拔 600 米

从谭卫道日记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今天是他们旅程的第八天，他们终于要离开山路，再一次看到广袤的天空。

他们继续沿着大河（褒水）往下走。大约走到河水快要离开山脉的时候，谭卫道在观察一些鸟类时，在峡谷里发现了一个建在树根上的庙宇。根的形状是一个龙头，它作为母龙树而被旅行者们所熟知，同时也经常被路人所膜拜。

然后他们到达了石门，再翻越了它背后的那座山（七盘关）。山顶上有几座寺庙，在“庙山”的顶部，海拔高度超过 900 米。谭卫道注意到这座山的地质结构是蓝色大理石，其中镶嵌着白色纹理。

在攀登庙山的过程中，谭卫道写道：“就在它流入汉江之前，这条河（褒河或乌龙江）被夹在群山之间，以至于在它的两边无处可走，所以这条路线必须经过群山。从下午两点开始，我们爬上最后一座山，走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修缮好的道路。山顶上有几座美丽的宝塔，宝塔的周围有许多石碑。在我们前行途中的最高点，我的气压计下降到 686 毫米，这表明在连城山的山顶高度约为 900 米。”

像自古以来的许多其他旅行者的一样，他们然后休息并且眺望汉中盆地。然而，谭卫道拥有一双科学家的眼睛，这样记述：“从这个高度，我们停下来向摊贩买了些温热的发酵米汤，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汉中府的平原，那里已经长满了小麦和豌豆。铁质土壤的红色基础，

使它们在新生的春天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事实上，我们翻越了几天的山脉竟含有如此丰富的氧化铁，以至于土壤和岩石都是红色的。来自他们的平原冲积层也富含这种物质。”

他继续写到：“所有那些在大山中旅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发现自己身处开阔的乡村时，都体会到一种释然的感觉，因为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都要穿过岩石峡谷。尽管我的旅行是多种多样的，但每当我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时，我从未停止过这种愉悦的感觉。人是生在天堂前面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需要浩瀚的天穹、广阔的地平线，去和人类的智慧相连接，去拥抱和理解一切，甚至是无限的……”

在所有这些遐思之后，谭卫道回到眼前并总结到：“我看到我的十二个搬运工及仆人和我一样，为通过最终的狭窄的峡谷感到高兴。但我猜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审美情感或哲学情感的作用，要比他们马上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想法要小得多。我们一到褒城，要在那里过夜，我把这些勇敢的人当作我的兄弟，而不是雇佣者，给他们分发了三千五百份萨皮克作为礼物，这使他们特别高兴。我们现在距离汉中府还有 40 里，离我要去放置行李的基督教村王家湾有 60 里。”

谭卫道一行一共走了 75 里路，抵达他们要住宿的海拔 600 米的褒城县。他们住在古城墙旁的一家旅馆。第二天谭卫道发现有些外国人，包括李希霍芬男爵一行前一年就住在这里。李希霍芬等人后来去了四川，却没有到过汉中。

谭卫道说到，他们在褒城的住处离汉中府 40 里，离王家湾这个基督教村 60 里。事实上，王家湾的位置距离褒城 22 公里，汉中距离褒城 15 公里，这与上述估计十分相符。

在 1873 年 2 月 26 日清晨的褒城，谭卫道一行人终于完成了这次穿越秦岭的旅程。

后来，他从汉口到达江西九江，5 月从陆路经南昌到达抚州，由于他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他和他的助手只好闭门不出，躺在床上度过了一个夏天。不过他利用这段时间对以前收集的标本进行了整理分类。9 月，身体稍有康复，谭卫道又去了武夷山，到了 11 月份再也没有力气做考察了，只好悻悻地离开中国，回到他的祖国法国。

[作者简介] David Jupp (贾大韦, 1943—), 男, 澳大利亚珀斯人, 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组织(CSIRO)资深研究员, 主要从事遥感技术、蜀道研究。徐昕(2000—), 男, 陕西汉中人, 云南大学国际会计专业 2018 级学生。冯岁平(1966—), 男, 陕西泾阳人, 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及碑帖学研究。

[基金项目] 新闻出版署“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国蜀道文献集成”